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唐書卷一百三十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五十五

裴陽宋楊崔李解

裴漼絳州聞喜著姓父琰之永徽中為同州司户參軍年甚少不主曹務刺史李崇義内輕之鐫諭曰同三輔吏事繁子盍求便官毋留此琰之唯唯吏白積案數百

崇義讓使趣斷琰之曰何至逼人乃命吏連紙進筆為
省決一日畢既與奪當理而筆詞勁妙崇義驚曰子何
自晦成吾過耶由是名動一州號霹靂手後為永年令
有惠政吏刻石頌美以倉部郎中病廢淮侍疾十餘年
不肯仕琰之没始擢明經調陳留主簿遷監察御史時
崔湜鄭愔典吏部坐姦贓為李尚隱所劾詔淮按訊而
安樂公主上官昭容為阿右淮執正其罪天下稱之累
進中書舍人睿宗造金仙玉真二觀時旱甚役不止淮

上言春夏毋聚大衆起大役不可興土功妨農事若役使乖度則有疾疫水旱之裁此天人常應也今自冬徂春雨不時降人心憔然莫知所出而土木方興時暵之孽職為此發且東作云始丁壯就功妨多益少飢寒有漸春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是時歲三築臺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是時作南門陛下以四方為念宜下明制令二京營作和市木石一切停止有如農桑失時户口流散雖寺觀營立能救飢寒傲哉不報遷兵部侍郎

以銓總勞特授一子官開元五年為吏部侍郎甄拔士為多拜御史大夫漼雅與張説善説方宰相數薦之漼長於敷奏天子亦自重焉擢吏部尚書世儉素而晚節稍畜伎妾為奢侈事議者以為闕改太子賓客卒贈禮部尚書謚曰懿從祖弟寬

寛性通敏工騎射彈棊投壺略通書記景雲中為潤州參軍事刺史韋詵有女擇所宜歸會休日登樓見人於後圃有所瘞藏者訪諸吏曰參軍裴寛居也與偕來詵

問狀荅曰寬義不以包苴汙家適有人以鹿爲餉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詵嗟異乃引爲按察判官許妻以女歸語妻曰常求佳壻今得矣明日幃其族使觀之寬時衣碧瘠而長既入族人皆笑呼爲碧鸛雀詵曰愛其女必以爲賢公侯妻也何可以貌求人卒妻寬舉拔萃爲河南丞遷長安尉宇文融爲侍御史括天下田奏爲江東覆田判官改太常博士禮部建言忌日享廟應用樂寬自以情立議曰廟尊忌卑則作樂廟卑忌尊則備

而不奏中書令張説是之請如寛議遷刑部員外郎萬騎將軍馬崇白日殺人而王毛仲方以貴倖將蠲其獄寛固執不肯從河西節度使蕭嵩表為判官歴兵部侍郎宰相裴耀卿領江淮運列倉河陰奏寛為戸部侍郎自副遷吏部出為蒲州刺史州久旱寛入境輒雨徙河南尹不屈附權貴河南大治縣金吾大將軍授太原尹元宗賦詩褒餞天寶初由陳留太守拜范陽節度使時北平軍使烏承恩虜酋也與中人通數冒賄寛以法繩

治檀州刺史何僧獻生口數十寬悉歸之故吏夏感附
三載用安禄山守范陽名寬為户部尚書兼御史大夫
裴敦復平海賊還廣張功簿寬密白其妄會河北部將
入朝盛譽寬政且言華虜猶思之帝嗟賞睠倚加厚李
林甫恐其遂相又惡寬善李適之乃漏寬語以激敦復
敦復任氣而疎以林甫為誠先是寬以所善請於敦復
即欲白發其言林甫趣之敦復未及聞扈幸溫泉宫而
其下裨將程藏曜曹鑒自以他事繫臺寬捕按之敦復

謂寛求致其罪遽以金五百兩賂貴妃姊因得事聞於帝由是貶寛睢陽太守及韋堅獄起寛復坐親貶安陸別駕林甫任羅希奭殺李適之也亦使過安陸將怖殺寛寛叩頭祈哀希奭乃去寛懼終見殺丐為浮屠不許稍遷東海太守徙馮翊入為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五贈太子太傅寛兄弟八人皆擢明經任臺省州刺史雅性友愛於東都治第八院相對甥姪亦有名稱常鼙鼓會飯其為政務清簡所莅人愛之世皆冀其得宰相天寳

閭稱舊德以寛為首然惑于佛喜與桑門游習誦其書老彌篤云子諝

諝字士明擢明經調河南參軍事性通綽舉止不順累遷京兆倉曹參軍虢王巨表署襄鄧營田判官母喪居東都會史思明亂逃山谷間思明故為寛將德寛舊恩且聞諝名遣捕騎跡獲之喜甚呼為郎君偽授御史中丞賊殘殺宗室諝陰緩之全活者數百人又嘗疏賊虛實於朝事泄思明恨罵危死而免賊平除太子中允遷

考功郎中數燕見奏事代宗幸陜諝徒步扶考功南曹印赴行在帝曰疾風知勁草果可信將用為御史中丞為元載沮却故拜河東租庸鹽鐵使時關輔旱諝入計帝召至便殿問榷酤利歲出内幾何諝久不對帝復問曰臣有所思帝曰何邪諝曰臣自河東來涉三百里而農人愁嘆穀菽未種誠謂陛下軫念元元先訪疾苦而乃責臣以利孟子曰治國者仁義而已何以利為故未敢即對帝曰微公言朕不聞此拜左司郎中數訪政事

載忌之出為虔州刺史歷饒盧亳三州除右金吾將軍德宗新即位以刑名治天下百吏震服時大行將蔵陵事禁屠殺尚父郭子儀家奴宰羊諝列奏帝謂不畏彊禦善之或曰尚父有社稷功豈不為庇之諝笑曰非君所知尚父方貴盛上新即位必謂黨附者衆今發其細過以明不恃權耳吾上以盡事君之道下以安大臣不亦可乎時朝堂别置三司決庶獄辯爭者輒擊登聞鼔諝上䟽曰諫鼓謗木之設所以達幽枉延直言今詭猾

之人輕動天聽爭纖微若然者安用吏治乎帝然之於是悉歸有司詣惡法吏舞文或挾宿怨為重輕因獻獄官箴以諷坐所善誅貶閬州司馬俄召為太子右庶子進兵部侍郎至河南尹東都副留守凡五世為河南詣視事未嘗敢當正處以寛厚和易為治不鞫人以贓卒年七十五贈禮部尚書

寛弟子胄字胤叔擢明經佐李抱玉鳳翔幕府不得意謝歸更從宣歙觀察使陳少游抱玉怒劾貶桐廬尉時

李栖筠觀察浙西幕府皆一時高選判官許鳴謙名知人見崔造及冑器之白栖筠取冑為支使代宗惡宰相元載怙權名栖筠為御史大夫欲以相栖筠引冑殿中侍御史尤為載所惡會栖筠卒冑護喪歸洛陽人為危之冑屹然不沮惴少游復表為淮南觀察判官載誅始拜刑部員外郎遷宣州刺史楊炎當國為載復讐窮摭所惡會冑部人積冑雜奉為贓炎遣員寓蔓劾峭詆貶汀州司馬稍遷京兆少尹以父名不拜換國子司業遷

江西觀察使初李兼嘗罷南昌卒千餘人收資禀為月進冑白罷之樊澤徙襄州宰相議所代德宗雅記冑才遂拜荆南節度使是時方鎮爭剥下希恩製裒重錦異綾名貢奉有中使者即悉公帑市歡冑待之有節獻餉直不數金宴勞止三爵是時武臣多粗暴慮人待賓介不以禮少失意則以罪中傷之冑亦劾斥其管記世恨冑之流于俗卒年七十五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成

陽嶠其先北平人世徙洛陽北齊尚書右僕射休之四

世孫舉八科皆中調將陵尉累遷詹事司直長安中左右御史中丞桓彦範袁恕已爭取為御史楊再思素與嶠善知其意不樂彈抨事為語彦範彦範曰為官擇人豈待情樂乎唯不樂者固與之以伸難進抑躁求也遂為右臺侍御史久乃遷國子司業嶠資謹飭好學喜誘勸後生修講舍人以為善職睿宗立進尚書右丞時議建都督府擇最吏故嶠為涇州都督議罷歷魏州刺史荊州長史本道按察使率以清白聞魏州人務耳闕下

請嶠為刺史故再治魏入為國子祭酒封北平縣伯引尹知章范行恭趙元默為學官皆名儒冠云生徒游惰者至督以鞭楚人怨之乘夜毆嶠道中事聞詔捕毆者殺之嶠撫孤姪與子均常語人曰吾備位方伯而心亦昔時一尉耳以老致仕卒謚曰敬

宋慶禮洺州永平人擢明經補衛尉武后詔侍御史桓彥範行河北郭斷居庸五回等路以支突厥名慶禮與議見其方畧器之俄遷大理評事為嶺南採訪使時崖

振五州首領更相掠民苦于兵使者至輙苦瘴癘莫敢往慶禮身到其境諭首領大誼皆釋仇相親州士以安罷戍卒五千歷監察殿中侍御史以習識邊事拜河東河北營田使善騎日能馳數百里性甘於勞苦然好興作濱塞掘穽植兵以邀虜徑議者蚩其不切事稍遷貝州刺史復為河北支度營田使初營州都督府治柳城扼制奚契丹武后時趙文翽失兩蕃情攻殘其府更治東漁陽城元宗時奚契丹款附帝欲復治故城宋璟固

爭不可獨慶禮執處其利乃詔與太子詹事姜師度左驍衛將軍邵宏等為使築裁三旬畢俄兼營州都督開屯田八十餘所追拔漁陽淄青没户還舊田宅又集商胡立邸肆不數年倉廥充居人蕃輯卒贈工部尚書慶禮為政嚴少私吏畏威不敢犯太常博士張星以好巧自是謚曰專禮部員外郎張九齡申駁曰慶禮國勞臣在邊垂三十年往城營州士纔數千無甲兵彊衛指期而往不失所慮遂罷海運收歲儲邊亭晏然其功可推

不當醜謚慶禮兄子辭王亦自詣闕訴改謚曰敬

楊瑒字瑤光華州華陰人五世祖縉為陳中書舍人名屬文終交愛九州都督武康郡公子林甫代領都督隋滅陳踰三年乃降徙長安林甫字衛卿為柳城太守高祖軍興遣其子琮招之挈郡以來授檢校總管足疾不能造朝帝以絳州寒涼拜刺史累封宜春郡公琮字孝璋為上津令會天下亂去官與秦王同里居武德初為王府參軍兼庫直隱太子事平詔親王宰相一人入宴

而琮獨預太宗賜懷昔賦申以恩意歷沔綏二州刺史
姆饋孺子以餅妻偽受而棄之垣外人咨其廉瑒始為
麟游令時竇懷貞大營金仙玉真二觀檄取畿內嘗負
逆人貲者暴斂之以佐費瑒拒不應懷貞怒曰縣令而
拒大夫命乎瑒曰所論者民冤抑也位高下乎何取懷
貞壯其對為止初韋后表民二十二為丁限及敗有司
追趣其課瑒執不可曰韋氏當國擅擢士大夫赦罪人
皆不改奚獨取已寬之人重斂其租非所以保下之宜

遂止不課由是名顯當世擢累侍御史京兆尹崔日知貪沓不法瑒與大夫李傑謀劾舉之反為日知先構瑒廷奏曰肅繩之司一為恐脅所屈開姦人謀則御史府可廢元宗直之令傑還視事而逐日知瑒進歷御史中丞戶部侍郎帝常名宰相大臣議天下戶版延英殿瑒言利病尤詳帝資賞於是宇文融建檢脫戶餘口瑒執不便融方貴公卿噤默唯唯獨瑒抗議故出為華州刺史帝封太山集樂工山下居喪者亦在行瑒謂起苴經

使和鍾律非人情所堪帝許乃免入為國子祭酒表大
儒王逈質尹子路白履忠等三人教授國子有詔逈質
諫議大夫皇太子侍讀履忠老不任職拜朝散大夫罷
歸子路直宏文館皆有名瑒奏有司帖試明經不質大
義乃取年頭月尾孤經絶句且今習春秋三家儀禮者
纔十二恐諸家廢無日請帖平文以存學家其能通者
稍加優宦獎孤學從之因詔以三家傳儀禮出身者不
任散官遂著令生徒為瑒立頌太學門又言古者卿大

夫子弟及諸侯歲貢小學之異者入太學漸漬禮樂知朝廷君臣之序班以品類分以師長三德四教學成然後爵之唐興二監舉者千百數當選者十之二考功覆校以第謂經明行脩故無多少之限今考功限天下明經進士歲百人二監之得無幾然則學徒費官稟而博士濫天祿者也且以流外及諸色仕者歲二千過明經進士十倍胥史浮虛之徒眊先王禮義非得與服勤道業者挈長短絕輕重也國家啓庠序廣化導將有以用

而勸進之有司爲限約以黜退之欲望俊乂在朝難矣帝然其言再遷大理卿以疾辭改左散騎常侍卒年六十八贈户部尚書謚曰貞瑒常歎士大夫不能用古禮因其家冠婚喪祭乃据舊典爲之節文揖讓威儀哭踊衰殺無有違者在官清白吏請立石紀德瑒曰事益於人書名史氏足矣若碑頌者徒遺後人作矴石耳瑒伯父志操頗剛簡未遇時著閑居賦自託常曰得田十頃僮婢十人下有兄弟布粟之資上可供先公伏臘足矣

位終司屬卿安平縣男瑒從父兄晏精孝經學常手寫數十篇可教者輒遺之

崔隱甫貝州武城人隋散騎侍郎儦曾孫解褐左王鈐衛兵曹參軍遷殿中侍御史内供奉浮屠惠範倚太平公主脅人子女隱甫劾狀反為所擠貶邛州司馬元宗立擢汾州長史兼河東道支度營田使遷洛陽令梨園弟子胡鶵善笛有寵嘗負罪匿禁中帝以他事召隱甫從容指曰就卿丐此人對曰陛下輕臣而重樂工請解

官再拜出帝遽謝與胡雛隱甫殺之有詔貰死不及矣賜隱甫百縑孫佺敗績于奚擢隱甫并州司馬護邊會兄逸甫疾甚未及行詔責逗留下除河南令累拜華州刺史太原尹入為河南尹居三歲進拜御史大夫初臺無獄凡有囚則繫大理貞觀時李乾祐為大夫始置獄由是中丞侍御史皆得繫人隱甫執故事廢掘諸獄其後患囚往來或漏泄復繫之厨院云臺中自監察御史而下舊皆得顓事無所承諮隱甫始一切令歸禀乃得

行有忤意輙劾正多貶絀者臺吏側目威名赫然帝嘗詔校外官歲考異時必委曲參審竟春末定隱甫一日會朝集使詢逮檢實其暮皆訖議者服其敏帝嘗謂曰卿為大夫天下以為稱職張說當國隱甫素惡之乃與中丞宇文融李林甫暴其過不宜處位說賜罷然帝嫉朋黨免其官使侍母歲餘復為大夫遷刑部尚書兼河南尹帝還京師即拜東都留守累封清河郡公卒贈益州大都督謚曰忠始帝欲相隱甫也謂曰牛仙客可與

語卿常見否對曰未也帝曰可見之隱甫終不詣他日又問對如初帝乃不用子弟或問故荅曰吾不以其人微易之也其材不逮中人可與之對耶隱甫所至潔介自守明吏治在職以彊正稱云

贊曰嚴挺之拒宰相不肯見李林甫崔隱甫違詔不屈牛仙客信剛者乎二人㞐是皆不得相彼亦各申其志也管夷吾以編棧諭之信曲與直不相函哉

李尚隱其先出趙郡徙貫萬年年二十舉明經再調下

邽主簿州刺史姚班說其能器之神龍中左臺中丞侯令德為關內黜陟使尚隱佐之以最擢左臺監察御史於是崔湜鄭愔典吏部選附勢倖銓擬不平至逆用三年員闕材廉者𨍏不進俄而相踵知政事尚隱與御史李懐讓顯劾其罪湜等皆斥去睦州刺史馮昭泰性鷙刻人憚其彊甞誣繫桐廬令李師旦二百餘家為妖蠱有詔御史覆驗皆稱病不肯往尚隱曰善良方蒙枉不為申明可乎因請行果推雪其寃湜愔復當路乃出尚

隱為伊闕令懷讓魏令湜等伏誅元宗知尚隱方嚴繇定州司馬擢吏部員外郎懷讓自河陽令拜兵部員外郎懷讓蔣人後歷給事中尚隱以將作少監營橋陵封高邑縣男未幾進御史中丞御史王旭招權稍不制仇家告其罪尚隱窮治具得姦贓無假借遂抵罪進兵部侍郎俄出為蒲州刺史浮屠懷照者自言母夢日入懷生已鏤石著驗聞人馮待徵等助實其言尚隱劾處妖妄詔流懷照播州再遷河南尹尚隱性剛亮論議皆披

心示誠處事分明御下不苛密尤詳練故實前後制令
誦記略無遺妖賊劉定高夜犯通洛門尚隱坐不素覺
左遷桂州都督帝遣使勞曰知卿忠公然國法須爾因
賜雜綵百匹遣之遷廣州都督五府經略使及還人或
裛金以贈尚隱曰吾自性分不可易非畏人知也代王
邱為御史大夫時司農卿陳思問引屬吏多小人乾隱
錢穀尚隱按其違贓累鉅萬思問流死嶺南改尚隱太
子詹事不閲旬進戶部尚書前後更揚益二州長史東

都留守爵高邑伯開元二十八年以太子賓客卒年七十五謚曰貞尚隱三入御史府輒繩惡吏不以残摰失名所發當也素議歸重仕官未嘗以過譴惟劾詆幸臣及坐小法左遷復見用以循吏終始云自開元二十二年置京畿採訪處置等使用中丞盧奐為之尚隱以大夫不克使永泰以後大夫王翊崔渙李涵崔寧盧杞乃為之

解琬魏州元城人舉幽素科中之調新政尉後自成都

丞奏事稱旨躐除監察御史以喪免武后顧琬習邊事
廹追西撫羌夷琬因乞終喪后嘉許之詔服除赴屯遷
侍御史安撫烏質勒及十姓部落以功擢御史中丞兼
北庭都護西域安撫使琬與郭元振善宗楚客惡之左
授滄州刺史為政引大體部人順附景龍中遷御史大
夫兼朔方行軍大總管前後乘邊積二十年大抵務農
習戰多為長利華虜安之景雲二年復為朔方軍大總
管分遣隨軍要籍官河陽丞張冠宗肥鄉令韋景駿普

安令于處忠料三城兵省其戍十萬人改右武衛大將軍兼檢校晉州刺史濟南縣男以老丐骸骨不待報輒去優詔以金紫光祿大夫聽致仕準品給全祿璽書勞問會吐蕃騷邊復召拜左散騎常侍詔與虜定經界因諧輯十姓降户琬建言吐蕃不可以信約請調兵十萬屯秦渭間防遏其姦是冬吐蕃果入寇為秦渭兵擊走之俄復請老不許遷太子賓客年八十餘開元五年終同州刺史

唐書卷一百三十

唐書卷一百三十考證

裴漼弟寬刺史韋詵有女擇所宜歸○沈炳震曰舊書

刺史韋銑為按察使引為判官以女妻之官與名俱

不合

贈太子太傅○舊書作贈太子少傅

李尚隱傳刺史姚班說其能器之○臣德潛按舊書時

姚珽為同州刺史甚禮之

神龍中左臺中丞侯令德為關內黜陟使尚隱佐之○

沈炳震曰舊書景龍中為左臺監御史

代王邱為御史大夫○舊書作代王鉷為御史大夫

東都留守爵高邑伯○臣德潛按新書在代王邱為御

史大夫後舊書在代王鉷前

唐書卷一百三十考證

唐書卷一百三十一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五十六

宗室宰相

李適之恒山愍王孫也始名昌神龍初擢左衛郎將開元中遷累通州刺史以辦治聞按察使韓朝宗言諸朝擢秦州都督徙陝州刺史河南尹其政不苛細為下所

便玄宗患穀洛歳暴耗徭力詔適之以禁錢作三大防曰上陽積翠月陂自是水不能患刻石著功詔永王璘書皇太子瑛署額進御史大夫二十七年兼幽州長史知節度事適之以祖被廢而父象見逐武后時葬有闕至是丐陪瘞昭陵闕中詔可褒冊典物焜照都邑行道為咨歎遷刑部尚書適之喜賓客飲酒至斗餘不亂夜宴娱晝決事案無留辭天寶元年代牛仙客為左相累封清和縣公甞與李林甫爭權不協林甫陰賊即好謂

適之曰華山生金采之可以富國顧上未之知適之性
疏信其言他日從容為帝道之帝喜以問林甫對曰臣
知之舊矣顧華山陛下本命王氣之舍不可以穿治故
不敢聞帝以林甫為愛已而薄適之不親於是皇甫惟
明韋堅裴寛韓朝宗皆適之厚善悉為林甫所構得罪
適之懼不自安乃上宰政求散職以太子少保罷欣然
自以為免禍俄坐韋堅累貶宜春太守會御史羅希奭
陰被詔殺堅等貶所州縣震恐及過宜春適之懼仰藥

自殺

李峴吳王恪孫也折節下士長吏治天寶時累遷京兆尹玄宗歳幸温湯甸内巧供億以媚上峴獨無所獻帝異之楊國忠使客騫昂何盈擿安禄山陰事諷京兆捕其第得安岱李方來等與禄山反狀縊殺之禄山怒上書自言帝懼變出峴為零陵太守峴為政得人心時京師米翔貴百姓乃相與謡曰欲粟賤追李峴尋徙長沙永王為江陵大都督假峴為長史至德初肅宗名之拜

扶風太守兼御史大夫明年擢京兆尹封梁國公乾元二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於是吕諲李揆第五琦同輔政而峴位望最舊事多獨決諲等不平李輔國用權制詔或不出中書百司莫敢覆峴頓首帝前極言其惡帝悟稍加檢制輔國由是讓行軍司馬然深銜峴鳳翔七馬坊押官盜掠人天興令謝夷甫殺之輔國諷其妻使訴枉詔監察御史孫鎣鞫之直夷甫其妻又訴詔御史中丞崔伯陽刑部侍郎李曄大理卿權獻

為三司訊之無異辭妻不承輔國助之乃令侍御史毛
若虛覆按若虛委罪吏甫言御史用法不端伯陽怒欲
質讓若虛馳入自歸帝帝留若虛簾中頃伯陽等至劾
若虛傅中人失有罪帝怒叱之貶伯陽高要尉權獻杜
陽尉逐李瞱嶺南流鍪播州峴謂責太重入言於帝曰
若虛希旨用刑亂國法陛下信為重輕示無御史臺帝
怒李揆不敢爭乃出峴為蜀州刺史時右散騎常侍韓
擇木入對帝曰峴欲專權耶乃云任毛若虛示無御史

臺朕今出之尚恨法太寛擇木曰峴言直不敢專權陛下寛之祇益盛德耳代宗立改荆南節度知江淮選補使入為禮部尚書兼宗正卿乘輿在陜由商山走帝所還京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故事政事堂不接客自元載為相中人傳詔者引升堂置榻待之峴至即敕吏撤榻又奏常叅官舉才任諫官憲官者無限員不踰月為要近譖短遂失恩罷為太子詹事遷吏部尚書復知江淮選改檢校兵部尚書兼衢州刺史卒年五

十八初東京平陳希烈等數百人待罪議者將悉抵死帝意亦欲懲天下故崔器等附致深文峴時為三司獨曰法有首有從情有重有輕若一切論死非陛下與天下惟新意且羯胡亂常誰不凌汙衣冠奔亡各顧其生可盡責邪陛下之親戚勲舊子若孫一日皆血鈇碪尚為仁恕哉書稱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況河北殘孽劫服官吏其人尚多今不開自新之路而盡誅之是堅叛者心使為賊致死困獸猶鬬況數萬人乎於是器與呂諲

皆齪齪文吏操常議不及大體尚騰頻固爭數日乃見
聽衣冠蒙更生賊亦不能使人歸怨天子峴力也峴兄
峘嶧峘從上皇峴翊戴肅宗以勲力相髙同時為御史
大夫俱判臺事又合制封公而嶧為户部侍郎銀青光
禄大夫同居長興里第門列三戟
李勉字元卿鄭恵王元懿曽孫父擇言累為州刺史封
安德郡公以吏治稱張嘉貞為益州都督性簡貴接部
刺史倨甚擇言守漢州獨引同榻坐講繹政事名重當

時勉少喜學內沈雅外清整始調開封尉汴州水陸一都會俗厖錯號難治勉摧姦決隱為有名從肅宗於靈武擢監察御史時武臣崛興無法度大將管崇嗣背闕坐笑語譁縱勉劾不恭帝歎曰吾有勉乃知朝廷之尊遷司膳員外郎關東獻俘百將即死有歎者勉過問曰被脅而官非敢反勉入見帝曰寇亂之汙半天下其欲澡心自歸無繇如盡殺之是驅以助賊也帝馳騎完宥後歸者日至累為河東王思禮朔方河東都統李國貞

行軍司馬進梁州刺史勉假王晬南鄭令晬為權幸所
誣詔誅之勉曰方藉牧宰為人父母豈以讒殺良吏乎
即拘晬為請得免晬後以推擇為龍門令果有名羌渾
奴刺寇州勉不能守名為大理少卿然天子素重其正
擢太常少卿欲遂柄用而李輔國諷使下已勉不肯乃
出為汾州刺史歷河南尹徙江西觀察使屬兵睦鄰平
賊屯部人父病為蠱求厭者以木偶署勉名埋之掘治
驗服勉曰是為其父則孝也縱不誅入為京兆尹兼御

史大夫魚朝恩領國子監威寵震赫前尹黎幹諂事之須其入敕吏治數百人具以餉至是吏請勉不從曰吾候太學彼當見享軍容幸過府則脩具朝恩銜之亦不復至太學尋拜嶺南節度使番禺賊馮崇道桂叛將朱濟時等負險為亂殘十餘州勉遣將李觀率容州刺史王翃討斬之五嶺平西南夷舶歲至纔四五譏視苛謹勉既廉潔又不暴征明年至者乃四千餘柁居官久未嘗抆飾器用車服後名歸至石門盡搜家人所蓄犀珍

投江中時人謂可繼宋璟盧奐李朝隱部人叩闕請立
碑頌德代宗許之進工部尚書封汧國公滑亳節度使
令狐彰且死表勉為代從之勉居鎮且八年以舊德方
重不威而治東諸帥暴桀者皆尊憚之田神玉死詔勉
節度汴宋未行汴將李靈耀反魏將田悅以兵來叩汴
而屯勉與李忠臣馬燧合討之淮西軍據汴北河陽軍
壁其東大將杜如江尹伯良與悅戰匡城不勝徙壘與
靈耀合忠臣將軍李重倩夜攻其營與河陽軍合譟賊

不陣潰悦走河北靈耀奔韋城為如江所禽勉縛以獻斬闕下既而忠臣專汴故勉還滑臺明年忠臣為麾下所逐復詔勉移治汴德宗立就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為汴宋滑亳河陽等道都統建中四年李希烈圍襄城詔勉出兵救之帝又遣神策將劉德信以兵三千援接勉奏言賊以精兵攻襄城而許必虛令兵直擣許則襄圍解不待報使其將唐漢臣與德信襲許未至數十里有詔詰讓二將懼而還次扈澗不設備為賊所乘殺

傷什五輜械盡亡漢臣走汴德信走汝勉懼東都危復遣兵四千往戍賊斷其後不得歸於是希烈自將攻勉勉氣索嬰守累月援莫至裒兵萬人潰圍出東保睢陽興元元年勉固讓都統以檢校司徒平章事召既見帝素服待罪詔不許勉內愧取充位而已不敢有所與貞元初帝起盧杞為刺史袁高還詔不得下帝問勉曰衆謂盧杞姦邪朕顧不知謂何勉曰天下皆知而陛下獨不知此所以為姦邪也時韙其對然自是益見疏居相

二歳辭位以太子太師罷卒年七十二贈太傅謚曰貞簡勉少貧狹客梁宋與諸生共逆旅諸生疾且死出白金曰左右無知者幸君以此為我葬餘則君自取之勉許諾既葬密置餘金棺下後其家謁勉共啓墓出金付之位將相所得奉賜悉遺親黨身没無贏藏其在朝廷鯁亮廉介為宗臣表禮賢下士有終始嘗引李巡張參在幕府後二人卒至宴飲仍設虛位沃饋之遣戍兵常視其資糧春秋存問冡室故能得人死力善鼓琴有所

自製天下寶之樂家傳響泉韻磬勉所愛者

李夷簡字易之鄭惠王元懿四世孫以宗室子始補鄭丞德宗幸奉天朱泚外示迎天子遣使東出關至華侯吏李翼不敢問夷簡謂曰泚必反向發幽隴兵五千救襄城乃賊舊部是將追還耳上越在外召天下兵未至若凶狡還西助泚送死危禍也請驗之翼馳及潼關果得名符白于關大將駱元光乃斬賊使收偽符獻行在詔即拜元光華州刺史元光掠功故無知者夷簡棄官

去擢進士第中拔萃科調藍田尉遷監察御史坐小累下遷虔州司戸參軍九歲復為殿中侍御史元和時至御史中丞京兆尹楊憑性驁侻始為江南觀察使冐没于財夷簡為屬刺史不為憑所禮至是發其貪憑貶臨賀尉夷簡賜金紫以戸部侍郎判度支俄檢校禮部尚書山南東道節度使初貞元時取江西兵五百戍襄陽制蔡右脅仰給度支後亡死畧盡而歲取貲不置夷簡曰迹空文苟軍興可乎奏罷之閱三歲徙帥劒南西川

嶲州刺史王顒積姦贓屬蠻怨畔去夷簡逐顒占檄諭禍福蠻落復平始韋臯作奉聖樂于頔作順聖樂常奏之軍中夷簡輙廢去謂禮樂非諸侯可擅制語其屬曰我欲蓋前人非以詒戒後來十三年召為御史大夫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師道方叛裴度當國帝倚以平賊夷簡自謂才不能有以過度乃求外遷以檢校尚書左僕射平章事為淮南節度使穆宗立有司方議廟號夷簡建言王者祖有功宗有德大行皇帝有

武功廟宜稱祖詔公卿禮官議不合止久之請老朝廷謂夷簡齒力可任不聽以右僕射名辭不拜復以檢校左僕射兼太子少師分司東都明年卒年六十七贈太子太保夷簡致位顯處以直自閑未嘗茍辭氣悅人歷三鎮家無產貲病不迎醫將終戒毋厚葬毋事浮屠毋碑神道惟識墓則已世謂行已能有終始者

李程字表臣襄邑恭王神符五世孫也擢進士宏辭賦日五色造語警拔士流推之調藍田尉縣有滯獄十年

程單言輙判京兆狀最遷監察御史名為翰林學士再遷司勲員外郎爵渭源縣男德宗季秋出畋有寒色顧左右曰九月猶衫二月而袍不為順時朕欲改月謂何左右稱善程獨曰玄宗著月令十月始裘不可改帝矍然止學士入署常視日影為候程性嬾日過八塼乃至時號八塼學士元和三年出為隨州刺史以能政賜金紫服李夷簡鎮西川辟成都少尹以兵部郎中入知制誥韓宏為都統命程宣慰汴州歴御史中丞鄂岳觀察

使還為吏部侍郎敬宗初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沖逸好宮室畋獵功用奢廣程諫曰先王以儉德化天下陛下方諒陰未宜興作願回所費奉園陵帝嘉納又請置侍講學士選名臣備訪問加中書侍郎進彭原郡公寶歷二年檢校吏部尚書同平章事為河東節度使徙河中名拜尚書左僕射俄檢校司空領宣武山南東道節度再為僕射先是元和長慶時僕射視事百官皆賀四品以下官荅拜太和四年詔不荅拜王涯竇易

直行之自如程循其故不自安言諸朝御史中丞李漢謂不荅拜於禮太重文宗不許聽用太和詔書議者不善也程為人辯給多智然簡傥無儀檢雖在華密而無重望最為帝所遇嘗曰高飛之翮長者在前卿朝廷羽翮也武宗立為東都留守卒年七十七贈太保謚曰繆子廓第進士累遷刑部侍郎大中中拜武寧節度使不能治軍補闕鄭魯奏言新麥未登徐必亂既而果逐廓乃擢魯起居舍人

李石字中玉襄邑恭王神符五世孫元和中擢進士第辟李聽幕府從歷四鎮有材略為吏精明聽每征伐必留石主後務太和中為行軍司馬聽以兵北渡河令石入奏占對華敏文宗異之府罷擢工部郎中判鹽鐵案令狐楚節度河東引為副使入遷給事中累進户部侍郎判度支帝惡李宗閔等以黨相排背公害政凡舊臣皆疑不用取後出孤立者欲懲刈之故李訓等至宰相訓誅死乃擢石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度支

石器雄遠當軸秉權亡所撓方是時宦寺氣盛陵暴朝廷每對延英而仇士良等往往斥訓以折大臣石徐謂曰亂京師者訓注也然其進孰為之先士良等恧縮不得對氣益奪搢紳賴以為彊它日紫宸殿罕相進及陛帝喟而歎石進曰陛下之歎臣固未諭敢問所從帝曰朕歎治之難也且朕即位十年不能得治本故前歲有疾今兹震擾皆自取之夫託億兆之上不能以美利及百姓焉得久無事乎石曰陛下罪已當然然責治太早

雖十年孜孜養德適成爾天下治不治要自今觀之且人之氣志雖賢聖猶有優劣故仲尼稱三十而立四十不惑陛下春秋少非起人間也而知人情偽今自視何如即位時帝曰有間矣石曰古之聖賢必觀書以考察往行然後成治功陛下積十年盛德日新然向所以疾庋震驚者天其固陛下之志乎誠務修將來之政視太宗致昇平之期猶不為晚帝曰行之得至乎石曰今四海夷一唯登拔才良使小大各任其職愛人節用國有

餘力下不加賦太平之術也于時大臣新族死嵗苦寒外情不安帝曰人心未舒何也石曰刑殺太甚則致隂沴比鄭注多募鳳翔兵至今誅索不已臣恐縁以生變請下詔慰安之帝曰善又問李何致太平之難鄭覃曰欲天下治莫若恤人石即賛曰恤之得術尚何太平之難陛下節用度去冗食簿最不得措其姦則百司治百司治天下安矣帝慼然曰我思貞觀開元時以視今日即氣拂吾膺石曰治道本於上而下罔敢不率帝曰不

然張元昌為左街副使而用金唾壺比坐事誅之吾聞禁中有金烏錦袍二昔元宗幸溫泉與楊貴妃衣之今富人時時有之石曰毛玠以清德為魏尚書而人不敢鮮衣美食況天子獨不可為法乎是時宰相吏卒因内變夕死詔江西湖南索募直助名士力石建言宰相左右天子教化若徇正忘私宗廟神靈猶當祐之雖有盜無害也有如挾姦自欺植權黨害正直雖加之防鬼得以誅無所事於名募請直以金吾為衛帝嘗顧鄭覃曰

覃老矣當無妄試論我猶漢何等主覃曰陛下文宣主
也帝曰渠敢望是石欲彊帝志使不怠因曰陛下之問
而覃之對臣皆以為非顏回匹夫耳自比於舜陛下有
四海春秋富當觀得失於前日引月長以齊堯舜柰何
比文宣而又自以為不及惟陛下開肆厥志不以文宣
自安則大業濟矣中人自邊還走馬入金光門道路妄
言兵且至京師讙走塵起百官或韈而騎臺省吏稍稍
遁去鄭覃將出石曰事未可知宜坐須其定宰相走則

亂矣若變出不虞逃將安適人之所瞻不可忽也益治簿書沛然如平時里閭晏無賴望南闕隂持兵俟變金吾大將軍陳君賞率衆立望仙門内使趣闔門君賞不從日入乃止當是時非石鎮静君賞有謀幾亂開成赦令賜京畿一嵗租停方鎮正至端午三嵗獻以其直代百姓配緡天下非藥物茗果宂貢悉禁又罷宣索營造帝曰朕務其實不欲事空文石以異時詔令天子多自踰之因請内置赦令一通以時省覽臨遣十道黜陟使

敕以政治根本使與長吏奉行之乃盡病利俄進中書侍郎帝嘗曰朕觀晉君臣以夷曠致傾覆當時卿大夫過邪石曰然古詩有之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畏不逢也晝短苦夜長闇時多也何不秉燭游勸之照也臣願損軀命濟國家惟陛下鑒照不惑則安人彊國其庶乎又言致治之道在得人德宗多猜貳仕進之塗塞奏請輒報罷東省閉闥累月南臺惟一御史故兩河諸侯競引豪英士之喜利者多趨之用為謀主故藩鎮日横

天子為旰食元和間進用日廣陛下嗣位惟賢是咨士皆在朝廷彼彊宇甲兵如故而低摧順屈者士不之助也帝曰天下之勢猶持衡然此首重則彼尾輕矣其為我博選士朕且用之石奏咸陽令韓遼治興成渠渠當咸陽右十八里左直永豐倉秦漢故漕渠成起咸陽抵潼關三百里無車輓勞則轅下牛盡可耕永利秦中矣李固言曰然恐役非其時奈何帝曰以陰陽拘畏乎茍利於人朕奚慮哉石用韓益判度支案以贓敗石曰臣

本以益知財利不保其貪帝曰宰相任人知則用過則
棄謂之至公它宰相所用彊蔽其過此其私也三年正
月將朝騎至親仁里狙盜發射石傷馬逸盜邀斫之坊
門絶馬尾乃得脫天子駭愕遣使者慰撫賜良藥始命
六軍衞士二十人從宰相是日京師震恐百官造朝纔
十一石因臥家固辭位有詔以中書侍郎平章事爲荊
南節度使始訓注亂權歸閹豎天子畏偪幾不立石起
爲相以身狥國不卹近倖張權綱欲彊王室收威柄而

仇士良疾之將加害帝知其然而末為之遂罷去遣日饗賚都闕士人恨憤石讓中書侍郎換檢校兵部尚書它不聽會昌三年檢校司空徙節河東會伐潞詔以大原兵助王逢軍榆社石起橫水戍千五百人令別將楊弁領之常曰軍興人賜二縑治裝會財匱而給以半士怨又促其行弁乘隙激衆以亂還兵逐石出之詔以太子少傅分司東都俄檢校吏部尚書即拜留守卒年六十二贈尚書右僕射

弟福字能之太和中第進士楊嗣復領劒南辟幕府崔鄲輔政兼集賢殿大學士引為校理調藍田尉後石當國薦福可任治人繇監察御史至户部郎中累歴州刺史進諫議大夫大中時党項羌震擾議者以將臣貪牟虐虜怨議擇儒臣治邊乃授福夏綏銀節度使宣宗臨軒諭遣福以善政聞徙鎮鄭滑再遷兵部侍郎判度支出為宣武節度使入遷户部尚書會蠻侵蜀詔福持節宣撫即拜劒南西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蠻

戰敗績貶蘄王傅分司東都僖宗初以檢校尚書左僕射就拜留守改山南東道節度使王仙芝寇山南福團訓鄉兵邀險須之賊不敢入轉略岳鄂以逼江陵節度使楊知溫求援於福乃自將州兵率沙陀壯騎五百赴之賊已殘江陵郛而聞福至乃走以勞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還朝以太子太傅卒

李回字昭度新興王德良六世孫本名躔字昭回避武宗諱改焉長慶中擢進士第又策賢良方正異等辟義

成淮南幕府稍遷監察御史累進起居郎李德裕雅知之為人彊幹所涖無不辦繇職方員外郎判户部案四遷中書舍人會昌中以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時方伐劉稹武宗慮河朔列鎮陰相締以撓兵事德裕薦回持節往諭何宏敬王元逵以澤潞逼京洛非若河北三鎮國家許世以壤地傳子孫者且稹父子無功悖誼理上以邢洺磁三州與河北比境用軍莫便魏鎮且王師不欲輕出山東請公等取三州報天子二將聽命又張仲

武以幽州兵攻回鶻而與劉沔不協回至諭以大義仲武釋然即合太原軍攻潞復以回為使督戰至蒲東王宰石雄橐鞬謁道左回不弛行顧左右呼直史責破賊限牒宰等震恐期六旬取潞否則死之未及期三日賊平以戶部侍郎判戶部事俄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宗崩為山陵使遷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出為劍南西川節度使以與德裕善決吳湘獄時回為中丞坐不糾擿貶湖南觀察使俄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給事中還制謂責回薄遂貶賀州刺史徙撫州長史卒
大中九年詔復湖南觀察使贈刑部尚書
贊曰周之卿士周召毛原皆同姓國也唐宰相以宗室
進者九人林甫姦諛幾亡天下李程和柔在位無所發
明其餘以材稱職號賢宰相秦隋棄親侮賢皆二世而
滅周唐任人不疑得親親用賢之道饗國長久嗚呼盛
歟

唐書卷一百三十一

唐書卷一百三十一考證

李勉傳明年至者乃四千餘柂○臣德潛按舊書末年至者四十餘夷舶至者四十餘未見不暴征之效也新書為允

以太子太師罷卒○舊書作罷知政事加太子太保

李程傳寶歷二年檢校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沈炳震曰舊書寶歷二年罷相檢校兵部尚書同平章事

李石傳襄邑恭王神符五世孫○沈炳震曰新書不載

父名舊書父朋新書宗室表名鵬

俄檢校吏部尚書○舊書作檢校司徒

李回傳徙撫州長史卒○沈炳震曰舊書再貶撫州刺史白敏中令狐綯罷相入朝為兵部尚書復出為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卒據此非卒於撫州長史也

唐書卷一百三十一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唐書卷一百三十二至一百三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錢　樾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録監生臣彭邦經

欽定四庫全書

唐書卷二百三十二

宋　端明殿學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五十七

劉吳韋蔣柳沈

劉子元名知幾以元宗諱嫌故以字行年十二父藏器為授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怒楚督之及聞為諸兄講春秋左氏冒往聽退輙辨析所疑歎曰書如是兒何怠父

奇其意許授左氏踰年遂通覽羣史與兄知柔俱以善文詞知名擢進士第調獲嘉主簿武后證聖初詔九品以上陳得失子元上書譏每歲一赦或一歲再赦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又言君不虛授臣不虛受妄受不為忠妄施不為惠今羣臣無功遭遇輙遷至都下有車載斗量杷推椀脫之諺又謂刺史非三載以上不可徙宜課功殿明賞罰后嘉其直不能用也時吏橫酷淫及善人公卿被誅死者踵相及子元悼士無良而耳於禍作

思慎賦以刺時蘇味道李嶠見而歎曰陸機豪士之流
乎周身之道盡矣子元與徐堅元行冲吳兢等善嘗曰
海内知我者數子耳累遷鳳閣舍人兼修國史中宗時
擢太子率更令介直自守累歳不遷會天子西還子元
自乞留東都三年或言子元身史臣而私著述驛召至
京領史事遷祕書少監時宰相韋巨源紀處訥楊再思
宗楚客蕭至忠皆領監修子元病長官多意尚不一而
至忠數責論次無功又仕偃蹇乃奏記求罷去因為至

忠言五不可曰古之國史皆出一家未聞藉功于衆唯漢東觀集羣儒纂述無主條章不建今史司取士滋多人自為荀袁家自為政駿每記一事載一言閣筆相視含毫不斷頭白可期汗青無日一不可漢郡國計書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先集公府乃上蘭臺故史官載事為廣今史臣唯自詢采二史不注起居百家弗通行狀二不可史局深籍禁門所以杜顏面防請謁也今作者如林儻示褒貶曾未絶口而朝野咸知孫盛

取嫉權門王劭見讐貴族常人之情不能無畏三不可
古者史氏各有指歸故司馬遷退處士進姦雄班固抑
忠臣飾主闕今史官注記類稟監修或須直辭或當隱
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四不可今監者不肯指授修者
又不遵奉務相推避以延歲月五不可又言朝廷厚用
其才而薄其禮至忠得書悵惜不許楚客等惡其言訐
切謂諸史官曰是子作書欲致吾何地始子元修武后
實錄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聽自以為見用於時而

志不遂乃著史通内外四十九篇譏評今古徐堅讀之歎曰為史氏者宜置此坐右也又嘗自比揚雄者四雄好雕蟲小伎老而為悔吾幼喜詩賦而壯不為期以述者自名雄準易作經當時笑之吾作史通俗以為愚雄著書見尤於人作解嘲吾亦作釋蒙雄少為范逡劉歆所器及聞作經以為必覆醬瓿吾始以文章得譽晚談史傳由是減價其自感槩如此子元内負有所未盡乃委國史於吳兢别撰劉氏家史及譜考上推漢為陸終

苗裔非堯後彭城叢亭里諸劉出楚孝王囂曾孫居巢
侯般不承元王按據明審議者高其博嘗曰吾若得封
必以居巢紹司徒舊邑後果封居巢縣子鄉人以其兄
弟六人俱有名號其鄉曰高陽里曰居巢累遷太子左
庶子兼崇文館學士皇太子將釋奠國學有司具儀從
臣著衣冠乘馬子元議古大夫以上皆乘車以馬為騑
服魏晉後以牛駕車江左尚書郎輒輕乘馬則御史劾
治顏延年罷官乘馬出入閭里世稱放誕此則乘馬宜

從褻服之明驗今陵廟廵謁王公冊命士庶親迎則盛
服冠履乘輅車他事無車故貴賤通乘馬比法駕所幸
侍臣皆馬上朝服且冠履惟可配車故博帶褒衣革履
高冠是車中服韈而鐙跣而鞍非唯不師於古亦自取
驚流俗馬逸人顛受嗤行路太子從之因著為定令開
元初遷左散騎常侍嘗議孝經鄭氏學非康成注舉十
二條左證其謬當以古文為正易無子夏傳老子書無
河上公注請存王弼學宰相宋璟等不然其論奏與諸

儒質辯博士司馬貞等阿意共黜其言請二家兼行惟子夏易傳請罷詔可會子貺為大樂令抵罪子元請於執政元宗怒貶安州別駕卒年六十一子元領國史且三十年官雖徙職常如舊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對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楩柟斧斤弗能成室善惡必書使驕君賊臣知懼此為無可加者時以為篤論子元善持論辯據

明銳視諸儒皆出其下朝有論著輒豫歿後帝詔河南就家寫史通讀之稱善追贈工部尚書謚曰文六子貺餗彙秩迅迥

貺字惠卿好學多所通解子元卒有詔訪其後擢起居郎歷右拾遺內供奉獻續説苑十篇以廣漢劉向所遺而刋落怪妄貺甞以竹書紀年序諸侯列會皆舉謚後人追修非當時正史如齊人殲于遂鄭棄其師皆孔子新意師春一篇録卜筮事與左氏合知按春秋經傳而

為也因著外傳云子滋泱
滋字公茂通經術喜持論以蔭歷漣水令楊綰薦材堪
諫官累授左補闕久之去養親東都河南尹李廙奏補
功曹毋喪解服除以司勳員外郎判南曹勤職奉法進
至給事中興元元年以吏部侍郎知南選時大盜後旱
蝗相仍吏不能詣京師故命滋至洪州調補以振職聞
貞元二年擢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相無
所設施廉抑畏慎而已明年罷又明年復為吏部侍郎

遷尚書會御史中丞韋貞伯劾奏吏選不實滋覆疏舛吏因得為姦詒與侍郎杜黄裳奪階卒贈陜州大都督謚曰貞浹亦有學稱生子敦儒家東都母病狂易非笞掠人不能安左右皆亡去敦儒日侍疾體常流血母乃能下食敦儒怡然不為痛隱留守韋夏卿表其行詔標闕于閭元和中權德輿復薦之乃授左龍武軍兵曹叅軍分司東都在母喪毁瘠幾死時謂劉孝子後為起居郎達禮好古有祖風云

餗字鼎卿天寶初歴集賢院學士兼知史官終右補闕父子三人更涖史官著史例頗有法彚左散騎常侍終荆南節度使子贊以蔭仕爲鄠丞杜鴻漸自劒南還過鄠廚驛豐給楊炎薦彚名儒子擢浙西觀察判官炎入相進歙州刺史政幹彊濟野媪將爲虎噬幼女呼號搏虎俱免觀察使韓滉表贊治有異行加金紫徙常州滉輔政分所統爲三道以贊爲宣州刺史都團練觀察使治宣十年贊本無學第以剛猛立威官吏重足一迹宣

既富饒即厚斂廣貢奉以結恩又不能訓子皆驕傲不度素業衰矣卒贈吏部尚書謚曰敬迥以剛直稱第進士歴殿中侍御史佐江淮轉運使時新更安史亂迥傀運財賦力于職大歴初為吉州刺史治行尤異累遷給事中

秩字祚卿開元末歴左監門衞録事參軍事稍遷憲部員外郎坐小累下除隴西司馬安禄山反哥舒翰守潼關楊國忠欲奪其兵秩上言翰兵天下成敗所繫不可

忽房琯見其書以比劉更生至德初遷給事中久之出
為閬州刺史貶撫州長史卒所著政典止戈記至德新
議等凡數十篇
迅字捷卿歷京兆功曹參軍事常寢疾房琯聞憂不寐
曰捷卿有不諱天理欺矣陳郡殷寅名知人見迅歎曰
今黄叔度也劉晏每聞其論曰皇王之道盡矣上元中
避地安康卒迅續詩書春秋禮樂五説書成語人曰天
下滔滔知我者希終不以示人云

吳兢汴州浚儀人少厲志貫知經史方直寡諧比惟與魏元忠朱敬則游二人者當路薦兢才堪論譔詔直史館修國史遷右拾遺内供奉神龍中改右補闕節愍太子難姦臣誣構安國相王與謀朝廷大恐兢上言文明後皇運不殊如帶陛下龍興恩被骨肉相王與陛下同氣親莫加焉今賊臣日夜陰謀必欲寘之極法相王仁孝遭荼苦哀毀以陛下為命而自託於手足若信邪佞委之於法傷陛下之恩失天下望芟刈股肱獨任胷臆

可為寒心自昔翦伐宗支委任異姓未有不亡者秦任趙高漢任王莽晉家自相魚肉隋室猜忌子弟海内糜沸驗之覆車安可重跡且根朽者葉枯源涸者流竭子弟國之根源可使枯竭哉皇家枝榦夷芟略盡陛下即位四年一子弄兵被誅一子以罪謫去惟相王朝夕左右斗粟之刺蒼蠅之詩不可不察伏願陛下全常棣之恩慰罔極之心天下幸甚累遷起居郎與劉子元徐堅等並職元宗初立收還權綱銳於決事羣臣畏伏兢慮

帝果而不及精乃上疏曰自古人臣不諫則國危諫則身危臣愚食陛下祿不敢避身危之禍比見上封事者言有可采但賜束帛而已未嘗蒙召見被拔擢其忤旨則朝堂決杖傳送本州或死於流貶由是臣下不敢進諫古者設誹謗木欲聞己過今封事謗木比也使所言是有益於國使所言非無累於朝陛下何遽加斥逐以杜塞直言道路流傳相視怪愕夫漢高帝赦周昌桀紂之對晉武帝受劉毅桓靈之譏況陛下豁達大度不能

容此狂直耶夫人主居尊極之位顓生殺之權其為威嚴峻矣開情抱納諫諍下猶懼不敢盡柰何以為罪且上有所失下必知之故鄭人欲毀鄉校而子產不聽也陛下初即位猶有褚无量張廷珪韓思復辛替否柳澤袁楚客等數上疏爭時政得失自頃上封事往往得罪諫者頓少是鵲巢覆而鳳不至理之然也臣誠恐天下骨鯁士以讜言為戒撓直就曲斲方為刓偷合苟容不復能盡節忘身納君於道矣夫帝王之德莫盛於納諫

故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又曰朝有諷諫猶髮之有梳猛虎在山林藜藿為之不采忠諫之有益如此自古上聖之君恐不聞己過故堯設諫鼓禹拜昌言不肖之主自謂聖智拒諫害忠桀殺關龍逄而滅於湯紂殺王子比干而滅於周此其驗也夫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道罔不亡人將疾必先不甘魚肉之味國將亡必先不甘忠諫之說嗚呼惟陛下深監于茲哉隋煬帝驕矜自負以為堯舜莫己若而諱亡憎諫乃曰有諫我者

當時不殺後必殺之大臣蘇威欲開一言不敢發因五
月五日獻古文尚書帝以為訕已即除名蕭瑀諫無伐
遼出為河西郡守董純諫無幸江都就獄賜死自是謇
諤之士去而不顧外雖有變朝臣鉗口帝不知也身死
人手子孫勦絶為天下笑太宗皇帝好悦至言時有魏
徵王珪虞世南李大亮岑文本劉洎馬周褚遂良杜正
倫高季輔咸以切諫引居要職嘗謂宰相曰自知者為
難如文人巧工自謂已長若使逹者大匠詆訶商略則

蕪辭拙跡見矣天下萬機一人聽斷雖甚憂勞不能盡善今魏徵隨事諫正多中朕失如明鑑照形美惡畢見當是時有上書益於政者皆黏寢殿之壁坐望卧觀雖狂瞽逆意終不以為忤故外事必聞刑戮幾措禮義大行陛下何不遵此道與聖祖繼美乎夫以一人之意綜萬方之政明有所不燭智有所不周上心未諭於下下情未達於上伏惟以虛受人博覽兼聽使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闢四門明四目也其能直言正諫不避死

亡之誅者特加寵榮待以不次則失之東隅冀得之桑榆矣尋以母喪去官服除自陳修史有緒家貧不能具紙筆願得少祿以終餘功有詔拜諫議大夫復修史睿宗崩實錄留東都詔兢馳驛取進梓宫以父喪解宰相張說用趙冬曦代之終喪為太子左庶子開元十三年帝東封太山道中數馳射為樂兢諫曰方登岱告成不當逐狡獸使有垂堂之危朽株之殆帝納之明年六月大風詔羣臣陳得失兢上疏曰自春以來亢陽不雨乃

六月戊午大風拔樹壞居人廬舍傳曰敬德不用厥災旱上下蔽隔庶位踰節陰侵於陽則旱災應又曰政悖德隱厥風發屋壞木風陰類大臣之象恐陛下左右有姦臣擅權懷謀上之心臣聞百王之失皆由權移於下故曰人主與人權猶倒持太阿授之以柄夫天降災異欲人主感悟願深察天變杜絕其萌且陛下承天后和帝之亂府庫未充冗員尚繁戶口流散法出多門賦調大行趨競彌廣此弊未革寔陛下庶政之闕也臣不勝

惓惓願斥屏羣小不爲慢游出不御之女減不急之馬明選舉慎刑罰杜僥倖存至公雖有旱風之變不足累聖德矣始兢在長安景龍間任史事時武三思張易之等監領阿貴朋佞醲澤浮辭事多不實兢不得志私撰唐書唐春秋未就至是丐官筆札冀得成書詔兢就集賢院論次時張說罷宰相在家脩史大臣奏國史不容在外詔兢等赴館撰録進封長垣縣男久之坐書事不當貶荆州司馬以史草自隨蕭嵩領國史奏遣使者就

兢取書得六十餘篇累遷洪州刺史坐累下除舒州天寶初入為恒王傅雖年老衰僂甚意猶願還史職李林甫嫌其衰不用卒年八十兢叙事簡核號良史晚節稍踈牾時人病其太簡初與劉子元撰定武后實錄叙張昌宗誘張説誣證魏元忠事頗言説已然可賴宋璟等邀勵苦切故轉禍為忠不然皇嗣且殆後説為相讀之心不善知兢所為即從容謬謂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柰何兢曰子元已亡不可受誣地下兢實書之

其草故在聞者歎其真説屢以情蘄改辭曰徇公之情何名實錄卒不改世謂今董狐云

韋述宏機曽孫家厨書二千卷述為兒時誦憶略徧父景駿景龍中為肥鄉令述從到官元行沖景駿姑子也為時儒宗常載書數車自隨述入其室觀書不知寢食行沖異之試與語前世事孰復詳諦如指掌然使屬文受紙輒就行沖曰外家之寳也舉進士時述方少儀質陋侻考功員外郎宋之問曰童子何業述曰性嗜書所

撰唐春秋三十篇恨未畢它唯命之問曰本求茂才乃得遷固遂上第開元初為櫟陽尉祕書監馬懷素奏述與諸儒即祕書續七志五年而成述好譜學見柳沖所撰姓族系錄每私寫懷之還舍則又繕錄故於百氏源派為詳乃更撰開元譜二十篇累除右補闕張説既領集賢院薦述為直學士遷起居舍人從封太山奏東封記有詔褒美先是詔修六典徐堅構意歲餘歎曰吾更修七書而六典歷年未有所適及蕭嵩引述撰定述始

摹周六官領其屬事歸於職規制遂定初令狐德棻吳兢等譔武徳以來國史皆不能成述因二家參以後事遂分紀傳又為例一篇嵩欲蚤就復奏起居舍人賈登著作佐郎李鋭助述紬績逮成文約事詳蕭頴士以為譙周陳壽之流改國子司業克集賢學士累遷工部侍郎封方城縣侯述典掌圖書餘四十年任史官二十年澹榮利為人純厚長者當世宗之接士無貴賤與均蓄書二萬卷皆手校定黄墨精謹内祕書不逮也古草隸

帖祕書古器圖譜無不備安祿山亂剽失皆盡述獨抱國史藏南山身陷賊汚偽官賊平流渝州為刺史薛舒所困不食死廣德初甥蕭直為李光弼判官詣闕奏事稱旨因理述倉卒犇逼能存國史賊平盡送史官于休烈以功補過宜蒙恩宥有詔贈右散騎常侍韋氏之顯者孝友詞學則承慶嗣立邃音樂有萬石達禮儀則叔夏史才博識有述所著書二百餘篇行於時弟逌迪學業亦亞述與逌對為學士與廸並禮官搢紳高之時趙

冬曦兄弟亦各有名張說嘗曰韋趙兄弟人之杞梓云
蔣乂字德源常州義興人徙家河南祖瓌開元中宏文
館學士父將明天寶末辟河中使府安禄山反以計佐
其帥全并潞等州兩京陷被拘乃陽狂以免號王巨引
致幕府歴侍御史擢左司郎中國子司業集賢殿學士
乂性鋭敏七歳時見庾信哀江南賦再讀輙誦外祖吴
兢位史官乂㓜從外家學得其書博覽彊記逮冠該綜
羣籍有史才司徒楊綰尤稱之將明在集賢值兵興圖

籍殽舛白宰相請引乂入院助力整比宰相張鎰亦奇之署集賢小職乂料次踰年各以部分得善書二萬卷再遷王屋尉充太常禮院修撰貞元九年擢右拾遺史館修撰德宗重其職先名見延英乃命之張孝忠子茂宗尚義章公主母亡遺言丐成禮帝念孝忠功即日召為左衛將軍許主下降乂上疏以為墨縗禮本緣金革未有奪喪尚主者繆盭典禮違人情不可為法帝令中使者諭茂宗之母之請乂意殊堅帝曰卿所言古禮也

今俗借吉而婚不為少對曰俚室窮人子旁無至親乃
有借吉以嫁不聞男冒凶而娶陛下建中詔書郡縣主
當婚皆使有司循典故毋用俗儀公主春秋少待年不
為晚請茂宗如禮便帝曰更思之會太常博士韋彤裴
堪諫曰婚禮主人几筵聽命稱事立文謂之嘉所以承
宗廟繼後嗣也喪禮創巨者日久痛甚者愈遲二十五
月而畢謂之凶所以送死報終示有節也故夫義婦聽
父慈子孝昔魯侯改服晉襄墨縗緣金革事則有權變

安有釋線服衣冕裳去埊室行親迎以凶瀆嘉為朝廷爽法疏入帝迂其言促行前詔然心嘉又有守十八年遷起居舍人轉司勳員外皆兼史任帝嘗登凌煙閣視左壁頹剝題文漫缺行纔數字命録以問宰相無能知者遂召又至荅曰此聖歷中侍臣圖贊帝前口以誦補不失一字帝歎曰雖虞世南默寫列女傳不是過會詔問神策軍建置本末中書討求不獲時集賢學士甚衆悉亡以對乃訪又又條據甚詳宰相高郢鄭珣瑜歎曰

集賢有人哉明日詔兼判集賢院事父子為學士儒者榮之順宗既葬議祧廟有司以中宗中興之君當百代不遷穿相問乂乂曰中宗即位春秋已壯而母后篡奪以移神器賴張柬之等國祚再復蓋曰反正不得為中興凡非我失之自我復之為中興漢光武晉元是也自我失之因人復之晉孝惠孝安是也今中宗與惠安二帝同不可為不遷主有司疑曰五王有安社稷功若遷中宗則配饗永絶乂曰禘祫功臣乃合食太廟中宗廟

雖毀而禘祫並陳太廟此則五王配食與初一也由是遷廟遂定遷兵部郎中與許孟容韋貫之刪正制敕三十篇爲開元格後敕李錡誅詔宗正削一房屬籍宰相名乂問一房自大功可乎答曰大功錡之從父昆弟其祖神通有功配饗於廟雖裔孫之惡而忘其勲不可自朞可乎曰朞者錡昆弟其父若幽死社稷今以錡連坐不可執政然之故罪止錡及子息無旁坐者未幾改祕書少監復兼史館修撰與獨孤郁韋處厚修德宗實録

以勞遷右諫議大夫裴垍罷宰相而李吉甫惡垍以嘗
監修故授又太常少卿久之遷祕書監累封義興縣公
卒年七十五贈禮部尚書謚曰懿又在朝廷久居史職
二十年每有大政事議論宰相未能決必咨訪之又據
經義或舊章以參時事其對允切該詳初以是被遇終
亦忤貴近介介不至顯官然資質樸直遇權臣秉政輒
數歲不遷嘗疏裴延齡罪惡及拒王叔文當世高之結
髮志學老而不厭雖甚寒暑卷不釋于前故能通百家

學尤明前世沿革家藏書至萬五千卷初名武憲宗時因進見請曰陛下今日偃武修文羣臣當順承上意請改名乂帝恱時討王承宗兵方罷乂恐天子鋭於武亦因以諷它日帝見侍御史唐武曰命名固多何必曰武乂既改之矣更曰慶羣臣乃知帝且猒兵云乂論譔百餘篇五子係伸偕知名仙佶皆位刺史

係善屬文得父典實太和初授昭應尉直史館明年拜右拾遺史館修撰與沈傳師鄭澣陳夷行李漢參撰憲

宗實錄轉右補闕宋申錫被誣文宗怒甚係與左常侍崔元亮涕泣苦諍申錫得不死歴膳部員外工禮兵三部郎中皆兼史職開成末轉諫議大夫宰相李德裕惡李漢以係友婿出為桂管觀察使人安其治復坐漢貶唐州刺史宣宗立名為給事中集賢殿學士判院事轉吏部侍郎歴興元鳳翔節度使懿宗初拜兵部尚書以弟仲位丞相懇辭乃檢校尚書右僕射節度山南東道封淮陽郡公徙東都留守卒子曙字耀之咸通末由進

士第署鄂岳團練判官除虞工二部員外郎改起居郎黄巢之難曙闔門無噍類以是絶意仕進隱居沈痛中和二年表請為道士許之

伸字大直第進士大中二年以右補闕為史館修撰轉駕部郎中知制誥白敏中領邠寧節度表伸自副加右庶子入知户部侍郎九年為翰林學士進承旨十年改兵部侍郎判户部宣宗雅信愛伸每見必洛天下得失伸言比爵賞稍易人且偷帝愕然曰偷則亂矣伸曰否

非遽亂但人有覬心亂由是生帝嗟嘆伸三起三留曰

它日不復獨對卿矣伸不諭未幾以本官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踰四月解户部加中書侍郎懿宗即位兼刑部

尚書監修國史咸通二年出為河中節度使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徙宣武俄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七年用為

華州刺史再遷太子太傅表乞骸骨以本官致仕卒贈

太尉

偕以父任歷右拾遺史館修撰轉補闕主客郎中初柳

芳作唐歷大歷以後闕而不錄宣宗詔崔龜從韋澳李荀張彥遠及俗等分年撰次盡元和以續云累遷太常少卿大中八年與盧耽牛叢王渢盧告撰次文宗實録蔣氏世禪儒唯伸及係子兆能以辭章取進士第然不為文士所多三世踵修國史世稱良筆咸云蔣氏日歷天下多藏焉

柳芳字仲敷蒲州河東人開元末擢進士第由永寧尉直史館肅宗詔芳與韋述綴輯吳兢所次國史會述死

芳緒成之與高祖訖乾元凡百三十篇敘天寶後事棄取不倫史官病之上元中坐事從黔中後歷左金吾衛騎曹參軍史館修撰然芳篤志論著不少選忘厭承寇亂史籍淪缺芳始謫時高力士亦貶巫州因從力士質開元天寶及禁中事具識本末時國史已送官不可追刋乃推衍義類倣編年法為唐歷四十篇頗有異聞然不立褒貶義例為諸儒譏訕改右司郎中集賢殿學士

辛子登晃

登字成伯淹貫羣書年六十餘始仕宦元和初為大理
少卿與許孟容等刋正敕格以病改右散騎常侍致仕
卒年九十餘贈工部尚書
子璟字德輝寶歷初第進士宏詞三遷監察御史時郊
廟告祭吏部以雜品攝上公璟據開元元和詔書太尉
以宰相攝事司空司徒以僕射尚書師傅攝餘司不及
差限請如舊制從之累遷吏部員外郎文宗開成初為
翰林學士初芳永泰中按宗正諜斷自武徳以昭穆系

承撰永泰新譜二十篇璟因名對帝歎新譜詳悉詔璟

攟摭永泰後事綴成之復為十篇户部供筆札稟料遷

中書舍人武宗立轉禮部侍郎璟為人寛信好接士稱

人之長游其門者它日皆顯於世會昌二年再主貢部

坐其子招賄貶信州司馬終郴州刺史

晃字敬叔博學富文辭且世史官父子並居集賢院歷

右補闕史館修撰坐善劉晏貶巴州司户參軍還為太

常博士昭德王皇后崩晃與張薦議皇太子宜依晉魏

卒哭除服左補闕穆質請依禮朞而除晃議見用德宗既親郊廟慎祠事動稽典禮晃以吏部郎中攝太常博士與薦及司封郎中徐岱倉部郎中陸質修飭儀矩帝疑郊廟每升輒去劒履及象劒尺寸祝語輕重晃據禮以對本末詳明天子嘉異久之以論議勁切執政不善出為婺州刺史十三年兼御史中丞福建觀察使自以久疏斥又性躁狷不能無恨乃上表乞代且推明朝覲之意曰臣竊感江漢朝宗之誼鹿鳴君臣之讌頌聲之

作王道本始國家自兵興不遑議禮方牧朱朝讌樂久缺臣限一切之制例無朝集日不覲朝廷之禮耳不聞宗廟之樂足不踐軒墀之地十有二年于兹矣夫朝會禮之本也唐虞之制羣后四朝以明黜陟商周之盛五歲一見以考制度漢法三載上計以會課最聖唐稽古天下朝集三考一見皆以十月上計京師十一月禮見會尚書省應考績事元日陳貢篚集於考堂唱其考第進賢以興善簡不肖以黜惡自安史亂常始有專地四

方多故始有不朝戎臣恃險或不悔過臣忝牧圉之寄憤不朝之臣思一入覲率先天下使君臣之義親而不疏朝覲之禮廢而復舉誠恐負薪溘先朝露覲禮不展臣之憂也比聞諸將帥亡殁者衆臣自惟何德以堪久長鄉國人情之不忘也闕庭臣子所戀也朝覲國家大禮也三者臣之大願表累上其辭哀切德宗許還會晃奏閩中本南朝畜牧地可息羊馬置牧區於東越名萬安監又置五區於泉州悉索部内馬驢牛羊合萬餘游

畜之不經時死耗略盡復調兌之民間怨苦坐政無狀

代還卒贈工部尚書

沈既濟蘇州吳人經學該明吏部侍郎楊炎雅善之既

執政薦既濟有良史才召拜左拾遺史館修撰初吳兢

撰國史為則天本紀次高宗下既濟奏議以為則天皇

后進以彊有退非德讓史臣追書當稱為太后不宜曰

上中宗雖降居藩邸而體元繼代本吾君也宜稱皇帝

不宜曰廬陵王睿宗在景龍前天命未集假臨大寶於

誼無名宜曰相王未容曰帝且則天改周正朔立七廟天命革矣今以周厠唐列為帝紀考于禮經是謂亂名中宗嗣位在太后前而敘年製紀反居其下方之躋僖公是謂不智昔漢髙后稱制獨有王諸吕為負漢約無遷鼎革命事時孝惠已殁子非劉氏不紀吕后尚誰與哉議者猶謂不可況中宗以始年即位季年復祚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表年何所拘閡而列為二紀魯昭公之出春秋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君在雖

失位不敢廢也請省天后紀合中宗紀毎歲首必書孝和在所以統之曰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紀稱中宗而事述太后名不失正禮不違常矣夫正名所以尊王室書法所以觀後嗣且太后遺制自去帝號及孝和上謚開元册命而后之名不易今祔陵配廟皆以后禮而獨承統于帝是有司不時正失先言若后姓氏名諱才埶智畧崩葬日月宜入皇后傳題其篇曰則天順聖武皇后云議不行德宗立鋭于治建中二年詔中

書門下兩省分置待詔官三十以見官故官若同正試攝九品以上者視品給俸至稟餼幹力什器館宇悉有差權公錢收子贍用度既濟諫曰今日之治患在官煩不患員少患不問不患無人兩省官自常侍諫議補闕拾遺四十員日止兩人待對缺員二十一員未補若謂見官不足與議則當更選其人若廣聰明以收淹滯先補其闕何事官外置官夫置錢取息有司之權制非經治法今置員三十大抵費月不減百萬以息準本須二

千萬得息百萬配户二百又當復除其家且得入流所損尤甚今關輔大病皆言百司息錢毁室破産積府縣未有以革臣計天下財賦耗斁大者唯二事一兵資二官俸自它費十不當二者一所以黎人重困杼軸空虚何則四方形勢兵未可去資費雖廣不獲已為之又益以閑官冗食其獘柰何藉舊而置猶可若之何加焉事遂寢炎得罪既濟坐貶處州司户參軍後入朝位禮部員外郎卒撰建中實録時稱其能子傳師

傳師字子言材行有餘能治春秋工書有楷法少為杜佑所器貞元末舉進士時給事中許孟容禮部侍郎權德輿樂挽轂士號權許德輿稱之於孟容孟容曰我故人子盍不過我傳師往見謝曰聞之丈人脫中第則累公舉矣故不敢進孟容曰如子可使我急賢詣子不可使子因舊見我遂擢第德輿門生七十人推為顏子復登制科授太子校書郎以鄠尉直史館轉右拾遺左補闕史館修撰遷司門員外郎知制誥召入翰林為學士

改中書舍人翰林缺承旨次當傳師穆宗欲面命辭曰
學士院長參天子密議次為宰相臣自知必不能顧治
人一方為陛下長養之因稱疾出帝遣中使敦名李德
裕素與善開曉諄切終不出遂以本官兼史職俄出為
湖南觀察使方傳師與修憲宗實録未成監修杜元頴
因建言張說令狐峘在外官論次國書今稾史殘課請
付傳師即官下成之詔可寳歴二年入拜尚書右丞復
出江西觀察使徙宣州傳師於吏治明吏不敢罔慎重

刑法每斷獄名幕府平處輕重盡合乃論決嘗擇邸吏
尹倫遲魯不及事官屬屢白易之傳師曰始吾出長安
誡倫曰可闕事不可多事倫如是足矣故所莅以廉靖
聞入為吏部侍郎卒年五十九贈尚書傳師性夷粹無
競更二鎮十年無書賄入權家初拜官宰相欲以姻私
託幕府者傳師固拒曰誠爾願罷所授故其僚佐如李
景讓蕭寘杜牧極當時選云治家不威嚴閨門自化兄
弟子姪屬無親疏衣服飲食如一問餉姻家故人帑無

儲錢鬻宅以葬子詢字誠之亦能文辭會昌初第進士補渭南尉累遷中書舍人出為浙東觀察使除户部侍郎判度支咸通四年為昭義節度使治尚簡易人皆便安奴私侍兒詢將戮之奴懼結牙將為亂夜攻詢滅其家贈兵部尚書左散騎常侍劉潼代為節度馳至刳奴心祭其靈坐

贊曰唐興史官秉筆衆矣然垂三百年業鉅事叢簡策挐繁其間巨盜再興圖典焚逸大中以後史錄不存雖

論著之人隨世裒掇而疏舛殘餘本末顛倒故聖主賢臣叛人佞子善惡汩汩有所未盡可爲永慨者矣又舊史之文猥釀不綱淺則入俚簡則及漏寧當時儒者有所諱而不得騁耶或因淺仍俗不足於文也亦有待于後取當而行遠耶何知幾以來工訶古人而拙於用已歟自韓愈爲順宗實錄議者鬨然不息卒竄定無完篇乃知爲史者亦難言之游夏不能措辭於春秋果可信已

唐書卷一百三十二

唐書卷一百三十二考證

柳登子璟○舊書作晃子

柳芳子冕坐政無狀代還卒贈工部尚書○沈炳震曰

舊書以政無狀詔以閣濟美代歸丙卒無贈工部尚

書之文贈尚書者係冕之兄登

沈既濟子傳師轉右拾遺左補闕史館修撰○舊書作

左拾遺

寶歷二年入拜尚書右丞○舊書作尚書左丞

唐書卷一百三十二考證